



恐怖博物館外觀 (網絡圖片)

布達佩斯的昨日今天



我在布達佩斯的街道上行走，時時尋找着電影《布達佩斯之戀》女主人翁伊洛娜的身影。那天去恐怖博物館，問路時邂逅一位老年婦女，雖然不會說英語，卻熱情陪我們走了一段路指引方向。她長裙飄逸，溫婉儒雅，卻已讓我略略到伊洛娜的風采。恐怖博物館坐落於市中心的高尚住宅區中間，這座建於一八八〇年的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建築，自一九三七年起就被匈牙利納粹頭子用作員警機構，號稱「忠誠屋」。對政權不忠誠的人都會被抓進來修理一番。匈牙利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曾經在二戰中經受了德軍的佔領和蹂躪，在最惡名昭彰的波蘭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有將近四十四萬來自匈牙利的猶太人是被匈牙利納粹政府送去的，而布達佩斯猶太人中的三分之一被屠殺。二戰結束後，蘇聯代表盟軍接管了該國控制權，首先就是接管了「忠誠屋」，並在此建立了國家安全部。國家安全部在民間建立一種互相檢舉、互相攻讐的人際關係，使人民再度陷入恐怖之中。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國家安全部才搬出這幢大樓。如今這裏成了恐怖者的雕像，受害者的紀念碑。

走進恐怖博物館，進門見到一尊衣架，一眼望去是黨衛軍的軍服，一轉身卻成了蘇軍的制服。此中寓意觀者自能體會。兩種不同的政權，留給人們的記憶同樣是痛苦不堪的。這也就難怪迎接新生活的人們竟然沒有為趕走黨衛軍的蘇聯歌功頌德，卻在同一个博物館的空間中深刻記錄了德國和蘇聯兩個政權在他們歷史記憶中的苦難。

納粹的侵略在博物館中有許多不多見的錄像資料。希特勒入城時，沿街擠滿了歡呼的人群，高舉着手臂行禮。一位病人坐在輪椅上，無力自己舉起手，身邊的親人急忙扶起他的手臂向領袖行禮。希特勒更是滿臉笑容，身後的德國軍官還特地從人群中抱來幾個孩子遞到他手中。希特勒一臉微笑，把孩子抱在懷裏。歷史的畫面充滿了欺騙性，政治人物在民衆面前作秀，連這位殺人魔王也可以看似如此親民。

還有一段視頻使我難以忘懷。重疊的猶太人屍體像一座山，一架推土機來回地把屍體推到一個大坑中，裸露僵硬的人體，經過反覆的推擠，有些已經首尾異處。推土機肆無忌憚地蹂躪着屍體，對生者的屠殺，對死者的踐踏都在那些視頻中血淋淋地表現。

同樣，蘇聯的糾纏也深刻地影響着這個民族。匈牙利人民用「恐怖博物館」的獨特形式把自己民族經歷的苦難記錄下來，一輛蘇軍巨大的坦克佔據了館內大片的空間，四周牆上布滿死難者的黑白照片。

離開恐怖博物館已近傍晚，我們沿着河邊漫步，想好好享受一下夕陽斜照下的多瑙河，在途中卻邂逅一片散亂的鞋子。這些鞋子經過風吹雨淋，年久變形。有男鞋也有女鞋，有些裏面插着前來祭奠者獻的花。原來那是為了紀念二戰時被納粹槍殺後推入江中的猶太受難者設立的銅鑄雕塑。我閉上眼睛側耳聆聽河水的濤聲，眼前浮現的是一個受害者被推入冰冷多瑙河時的驚恐面容，扭曲身姿。那一整天所見所聞，讓我真切感受到歷史在這個城市中留下的沉重記憶。

鈔票上的歷代國王

回到現實生活中，我想好好看看當地人現在的生活。在路上遇到一個來自南美洲哥達黎加的小伙子，他是IBM公司的員工，從自己的國家調來這個國際化的城市工作。言談間可以感受到他十分喜歡這裏的生活，也希望留下來。在與一些市民的交談中，說起過去沉重的歷史，人們如釋重負。從從容上他們更接納民主的德國，而不是俄國。對於未來的生活他們充滿信心和期望。

在多瑙河佩斯一側的自由橋頭附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新哥德式建築，那是布達佩斯著名的大市場，始建於一八九七年。大市場裏空間寬大寬敞，上上下下走了一圈，蔬果店舖前，赤橙黃綠紫，色彩鮮艷的蔬果整齊排列；肉製品商舖前，香腸、熏肉品種豐富；香料舖前掛着一串串紅如火的辣椒，還有各種規格的瓶裝的香料，還有品種豐富的酒類。樓上是民間工藝品的集中展示：手繪蛋殼、穿着鮮艷的民族服裝的娃娃以及各種手工藝品成行排列。

在大市場裏可以直接感受市民的生活。這也是他們日常購物的地方。一歐元等於三百匈牙利福林，所以當我將幾百歐元兌換成福林時，手裏一下就有了六位數的鈔票，手裏的鈔票數都數不過來，突然有了大款的感覺。本地市民人均收入一千歐元，換成福林就是十萬，我在大市場裏體會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一萬福林的紙幣上印着一位緊抿着雙唇、意志堅定的國王聖伊什特萬一世，在他統治時期從遊牧部落完成了向封建國家的轉變。第一天吃的鵝肝大餐用的就是它。二千福林上是一位面相慈善的王子基布里埃爾，留着略長的鬍鬚。我用它買了一堆色彩紛呈的瓜果。

一千福林上的馬加什一世，腮幫子上不留一絲鬍鬚，鬚髮披肩，臉盤圓潤。他十四歲登基，曾經被新上任的波希米亞國王伊日·波傑布拉德扣為人質，直到他娶了波國國王的女兒才被釋放。無奈啊，國王也被逼婚。成年後他留學意大利，並將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成就推廣到匈牙利。我留着它去買博物館的門票。五百福林上是留着翹八字鬍的費倫茨二世，他領導匈牙利貴族反哈布斯堡起義失敗後被流放君士坦丁堡，在流放地去世。還有二百福林上留着絡腮鬍的匈牙利國王查理一世，他是匈牙利的創建者，使匈牙利恢復了大國的地位，國富民強。這一衰一盛兩國王，我用它們買了一個頗有民族特色的花布娃娃留作紀念。

那是個頗熱的天，大市場裏空調大開，溫度舒適。我們體驗了一個普通市民的日子，在食品舖前約花了十歐元，數出三千福林買了牛奶、飲料和蛋糕甜點。帶回賓館去好好享受。歷史的悠久使得市民的生活永遠穿越在歷史中，整潔美麗豐富的大市場像一個博物館，著名的溫泉浴室更如同在宮廷的豪華建築中。

(中)

中韓議會交往第一人



對於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田紀雲，我自知知道得甚少，寫文章回憶他，顯然有點不自量力。但最近看到他回憶亡妻的文章，深深被他的樸實真情所感動，不禁回憶起與他僅有的一次接觸。那是一九九三年六月，田紀雲副委員長率領團訪問韓國，我作為大使迎接並全程陪同，與他有了近距離接觸，雖然已過去二十一年多，但往事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中韓是一九九二年八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在那之前雙方一直沒有交往。這主要是因為韓國與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也是因為朝鮮戰爭期間雙方造成了對立。但自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中韓關係逐漸有所鬆動。在國際多邊活動中，中韓雙方通過體育比賽團也參加了北京亞運會，但雙方官方仍沒有任何接觸和交往。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赴漢城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本是為了解決中國加入該組織問題，沒想到盧泰總統破例會見錢其琛，表示韓國與中國一海之隔，希望兩國發展友好往來，建立外交關係，錢觀上是中韓之間第一次官方接觸。這導致次年一九九二年中韓建交談判，並在三個月內達成建交協議，從而結束了雙方的長期隔絕。

中韓建交後，各領域的交往與交流紛紛展開。比田紀雲早一步，錢其琛外長訪問了韓國，就雙方外交部門的開展交流與合作達成協議，但當時中韓議會之間還沒有交往。韓國國會希望早日與中國全國人大建立關係，開始正式交往，並多次邀請田紀雲副委員長盡盡快訪問韓國。中方這樣做主要出於，在中國全國人大多位副委員長中，只有田紀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在多位副委員長中排名第一位；還風聞在中韓建交前，田紀雲曾擔任對韓國經濟協調負責人。考慮韓國國會的多次邀請，全國人大決定由田紀雲副委員長率團出訪韓國，推動中韓議會交流與合作的發展。

記得，田紀雲訪韓通知韓方時，離出發只有一周時間，安排日程非常緊迫，但韓國國會十分熱心於此次訪問。當時韓國國會副議長黃光珞周，通曉中國古籍，對華甚為友好，他親自指導日程安排。國會議員金漢圭，為爭取時間，深夜來到使館，與我落實諸項日程。他曾在金泳三身邊工作，與總統府青瓦臺保持聯繫，安排確定了金泳三總統的會見時間。只用兩三天，一份圓滿日程就敲定完成。

那次訪問，日程安排十分緊張。金泳三總統、李萬雙國會議長會見了田紀雲，黃珞周國會副議長與田紀雲舉行了會談。在韓國全經聯舉辦的經商界人士午餐會上，田紀雲發表了《中國改革開放形勢與政策》的演講，還在其他兩個場合發表了即席講話。他還分別會見了韓國經商和企業界的著名人士。在會見和會談中，他主要針對中韓剛建交不久，韓國對中國的情況缺乏了解，着重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強調鄧小平制定的這一政策不會改變，中國重視與韓國的關係，並願推動兩國關係不斷發展。

除去會見會談外，田紀雲利用更多的時間，考察了大字汽車、起亞汽車、三星電子等工廠企業，提出問題，了解情況，十分認真仔細。起亞汽車廠是韓國生產汽車最早的廠家，主要出產載客用車和商務車，「起亞」之名寓「起於亞洲」之意。田紀雲選定去起亞山工廠考察，因沒有便利的交通工具，遂乘轎車往返，路途很遠，十分艱辛，但他說收穫很大。那幾天陪同他考察，他每天回來都風塵僕僕，不過他興致一直很高。

田紀雲有個習慣，每天晚上，一天活動結束，他總要約我到他的房間，邊飲茶邊聊天。他雖然是中國高層領導人，但沒有架子，坐下閒聊，有時總結一天活動，準備次日日程；有時談談國內情況，發表一點他個人的看法。記得聊的最多的是，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雖已起步十幾年，但為了中國的前程，不能半途而廢，停止不前。他還強調，韓國發展經濟起步比我們早，我們要借鑒他們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也要汲取。到這時我才明白，他所以用很多時間參觀考察，正是出於這個目的。

田紀雲這次訪問，打開了中韓議會交往的大門。這之後，韓國國會黃珞周副議長、李萬雙議長先後訪華，兩國議會下屬各部門之間的交流也日益活絡起來。田紀雲是中韓議會交往的第一人。

核桃溪



搬進女兒一家所居住的「核桃溪」好幾個月了，起初以為它虛有其名，一如嶺南千年古鎮佛山市，既無「佛」也缺「山」。後來才知道，這個位於三藩市海灣東部，人口六萬五千的小鎮，確有溪名「核桃」，因溪畔遍種核桃樹之故。雖然心嚮往之，但因住在山麓，出門不多，一直無緣得見。

今天也無意當「樂水」的「智者」，出門購物而已。在停車場停好車，路過一家寵物食品店，門外貼着一張醒目的告示：「領養貓咪。今天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告示下方有一說明：「本店長期舉辦此項活動，捐出貓咪，無任歡迎，請於每週星期一、三、五送來。」心頭頓時湧起一股暖流，這個商店真是親切到家了。

走進名叫「Trader Joe」的超市之前，門前一丈開外的一個透明塑膠圓筒引起我的好奇心，它裏頭盛着許多白色的消毒紙，下方放着垃圾桶。什麼用途呢？我的疑問馬上得到解答——對夫婦從購物車放置處取出一輛，從筒下抽出一張消毒紙，仔細擦拭橫杆。超市知道顧客擔心被許多手握過的購物車橫杆帶有病毒，尤其是流感高發的季節。於是，不但顧客，即將坐在購物車裏的孩子也給照顧到。在店內的貨架之間轉悠，又發現，這裏供應免費咖啡。我一邊選購蔬菜和肉類，一邊喝了三杯容器特小的咖啡。走出店門時，「家」的感覺充盈心間。「核桃溪」就是在停車場旁邊無意發現的。之所以肯定它即久已嚮往的那一道，是因為溪岸立着四十英寸高的鐵絲網。而鐵絲網，是刊載在核桃溪鎮政府的官網上。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佇立於鐵絲網旁俯視，腦海裏忽然冒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明明知道時地兩不相宜，怪不得愛走極端的魯迅聲稱「不讀中國書」。我無法逾越鐵絲網，所以不可能「緣溪行」，更不可能「窮其林」，只好按官網的介紹，把遠遠層層疊疊的綠，擬為核桃林。

闊三四米的溪水，在明朝的陽光下閃爍。加

州遭遇千年大旱，幸虧昨天下了幾場小雨，黃昏還夾帶冰雹，使它免於斷流。我的驚喜莫可名狀！在美國去過許多大小城市，偶爾看到河，波士頓有查爾斯，紐約有哈德遜，內華達有科羅拉多。但極盡婀娜之態，在城裏穿過的溪，僅眼前這一道。當然，期望不宜過高，枝條紛披的柳、小篷船、披蓑衣的漁翁、叼魚的驚鷺、鵝卵石，乃至傳出陣陣搗衣聲的埠頭，這些只屬於中國的古典的溪流。

如果溪的上游，就是拋在故土的童年。那麼，水呈碧綠。岸上，叢叢薔薇、野草和萬草子。水聲潺潺，來自田堰。不怕見笑，當第一眼看到溪，兒時記憶驚地醒來——捉魚！

我長大在一個比核桃溪小十倍的小鎮，鎮外是夾着溪水的田野。我和小夥伴在溪上以泥土和草坯築壩，再以戽斗或水車，淘壩內的水。水落石出，鯽魚的鰭和蝦的鬚露出來，草魚和塘魚狼奔豕突，我們心花怒放！當然，不是次次都有收穫，如半途下大雨，洪水沖塌小壩，選錯地方，季節不對，歸途上，空蕩蕩的魚簍是絕不讓人揭開的。

這兒可有魚？哪些魚？無從知道。大概沒有哪個笨蛋，爬過鐵絲網，去以「釣」試法。如果你發思古之幽情，想及老杜當年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問夏日在後院開燒烤派對的人家，有沒有這等豪興，答案是：不可能，即使溪畔的房子棟棟相連，貼鄰也以堅固的柵欄分隔，偶爾的來往，如小孩子生日派對和復活節找彩蛋，須書面或手機短信預約。即興而為是不合社交規矩的。好在，樹木繁茂，「穿花蛺蝶深深見」不算稀罕。水流渾濁是大遺憾，從岸邊衆多的排水口，可以推想到，是上游的街道排出的雨水，聊勝於無。

愛護環境淨化人生

舊地，溪下傳來嘎嘎的叫聲，是鵝。水渚三隻結夥，岸上四隻落單。一隻發聲，衆鵝回應，如臨大敵，只是咕起哄。年少氣盛的一隻，遇到鐵絲網前吠叫，其他的鼓噪以助聲勢。我粗略估算，全溪的鵝，至少數百隻。這麼說來，設置鐵絲網，直接的作用乃是圈養這一備受吾國書聖王羲之喜愛的族類。水裏和岸上，水草豐茂，養活這群素食主義者應沒有問題。

向死而生之靈魂旅程



「我什麼也不渴望，什麼也不懼怕。我只是在觀察自己的生命，就像一個人驚奇地、全神貫注地觀察着可能會熄滅的火焰一樣。」在瀕死之際，一位偉大的哲人，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沒有時間為自己悲傷，沒有力量了卻他在人間的未了事，卻用了全部意念來觀察自己漸死的過程，感受靈魂的漂泊之旅。在生命力量恢復後，他為我們留下了漂泊充滿着生命和平力量的「超自然筆記」《向死而生》，縱使他沒有解開人類關於生死的最終謎團，也掀開了死亡的神秘面紗。

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是英國著名的散文家、詩人、作家，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第二十八屆院長。本森遺傳了家族最優秀的著述基因，同樣也遺傳了家族性精神疾病，患有躁鬱症。在他努力與疾病抗爭的過程中，三個孩子相繼去世，家族破產，愛妻與世長辭。本森在生活的狂風暴雨之中，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堅忍感悟生命的真義，在這期間噴薄出了四百餘萬字的心靈日記，給世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被譽為世界上站得最高的靈魂。

《向死而生》是他在一次意外重傷、剛剛度過生命危險期後寫下的關於靈魂與死亡的心靈漫筆。平心而論，相較於本森的《仰望星空》、《聖壇之火》，這本日記集的文章無疑顯得凌亂單薄，文中並沒有讀者期待的死生哲學，也少了以往的空靈雋永，但該書貴在真實，是作者身體虛弱，剛剛脫離生命險境時，依記憶寫下的瀕死之境以及在此復過程中的真實體驗，在靜水流深中讓我們更好的體悟

生命的意義，消除對終將到來的死亡本能的恐懼。於本森這個信仰上帝、信仰靈魂之人看來，死亡不過是脫下肉體的外衣，讓靈魂重歸虛空，與上帝擁抱的過程。過往的人生經歷，不論是沉重的、甜蜜的、幸福的，都將在這一刻卸下，所有物質的、精神的負荷都將化為虛無。在趨向死亡的道路上，儘管沿途肅立的都是低沉陰鬱的風景，靜默如同時光凝滯，但他依然能感受到自我。在無限趨近於死亡的道路，其實靈魂並未受傷，只是他暫時無法借肉身的力量，與健康之人進行交流。在生生死死之間，幻境幾度出現，本森的意識一度下潛到生命的海底，在被湖水包圍吞沒，感受與水波融為一體之時，又被上帝拖起，浮出水面；這樣的過程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痛苦，反而充滿了神秘。這樣的體驗，無疑源自本森是一位虔誠的信徒，他靈魂的光照亮了自己向死而生的道路。

在生命流逝，死亡即將到來之時，本森說他渴望的是安寧，而不是家人、親友的陪伴，他希望能有尊嚴地安靜死去，而不是在衆人的圍觀中艱難地嚥下最後幾口氣。他不希望在這送葬的隊伍中，有兒童的身影，那樣的沉重不是孩子所該經歷的，對於孩子，死亡應該與出生一樣神秘。這樣的觀點，與國人心中對死者的差別，無疑大相逕庭，我們將陪伴作為最好的告別，將哭泣當作送給死者最後的契機，然而本森卻用他最直接的體驗告訴我們，生命瀕留之際需要的恰恰是獨處，安寧，靜靜地離去當是生命中最後的權利。

當脫離險境，生命的力量再次緩緩注入體內之時，本森再次開始迎接生命的春天。於他而言，不論年齡幾何，劫後的每一天都是新生。他又可以再

延 靜

沿溪岸上方的平地往上走，前路被橫跨溪上的公路橋阻斷。站在橋上，感到每一輛汽車經過都引起顫動。拍着清涼的水泥欄杆，俯瞰溪水，溪岸是水泥加石頭砌就的斜坡，極少汽水罐、空飯盒、塑膠袋、破衣服、廢紙，在人口稠密之處，殊為難得。

不遠處一棵碎葉桉倒在水上，樹上掛滿草屑，還有一張破舊的轉椅，可能來自被洪水沖垮的房子。想起鎮政府官網有關「核桃溪之友」的報道，這個義工團體，多少年來，一代代地擔任這一溪流的保衛，鐵絲網和堅固的堤岸，就是他們的促進和參與下建成的，更頻繁，更瑣碎的，是日常的維護，沒有疑問，一年至少有幾次，這些全心建設美好家園的核桃溪居民，不論老幼，都下到溪裏，撿垃圾，清理堆積物。他們沒有中國古典文人臨水把酒，唱酬詠嘆的雅興，但致力於把對家園的愛具體化，同時使人生以及環境都淨化和詩化。

濁水悠然梳理藻萍。我的思緒隨着溪岸的藤蘿擺盪。想起黃仲則的「俏立市橋人不識」，想起卞之琳的「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都沒有觸動深心的塊壘。剛才所見，卻促使我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關於家園和自我認同。無論是寵物食品店門前的告示，超市門前的消毒紙和裏頭的咖啡，還是這一道溪，都向我暗示一個問題：我的歸屬。

不錯，我在核桃溪，只是暫住者。幾個月下來，我除了超市、餐館消費，貢獻了購物稅之外，為它幹的好事，無非掃街上的落葉，撿起路上的汽水瓶。那麼，我已居住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鄉呢？不能拿公民證和護照來證明我是三藩市人，關鍵是你怎樣待它。

我們一直滿足於「此心安處便是家」，這個「日久他鄉」演變成的新「家」，原來和鄉愁，即對故土的依戀是此消彼長的，何者為熊掌何者為魚隨你界定，唯一要承認的客觀事實就是：不但我們引為驕傲，而且彼輩從官方到民間，從老屋的神龕到鄉親的眼神都予以鼓勵、獎勵的，乃是鄉愁。我們作為兩邊的邊緣人，長久經受精神的拉鋸，一頭是現實、兒女、物質，另一頭是根，帶乳香的記憶、一輩子擁抱的漢字、故人、家山。

這一道溪教我驚覺，「心安」僅是第一步，我們要投入，像核桃溪的居民熱愛核桃溪一樣，熱愛我們所歸化的土地，傾盡全心和全力，投入它的事務，維護環境，參加各種聽證會和投票，以一天的具體操作，向鄰居，向因為我們不投票不參加各種公民行動而對我們掉以輕心的政客們證明，我們是這裏的主人。

次敞開懷抱，感受生命中的親情、友情，用筆書寫充滿哲思的生命哲學，用文字鑒證生命的奇跡。此時，他更享受親人的關愛，願意接受他們善意的關懷、甚或是憐憫的眼神，也願意欣賞人們不同的個性，不同的處事方式，儘管並不完美，但這些是真實的人間溫暖。

「前面有一道光可以跟隨，它能引導我們走向真理、純潔和仁慈，而不是虛假、骯髒和自私。」生命中有那麼多的美好要去追求，有那麼多生命的奧義要去揭開，有那麼溫暖的人間真情要去體悟，我們實在是沒有時間用來怨尤生活，更不應因由內而生的憤悶而遮住生命中的光。用「生若夏花之絢爛，死若秋葉之靜美」來形容本森的生命再貼切不過，他的人生便是一場修悟的旅程，所有的苦難最終都化為了他心中筆下的「聖壇之火」，他被世人美譽為「這個世界上站得最高的靈魂」。



《向死而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網絡圖片)